出曜經卷第一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 譯

無常品第一之一

昔佛在波羅捺國佛告諸比丘當来
之世衆生之類壽八万四千歲命時
壽八万四千歲衆生輩於此閻浮利
内衆生共居一處穀米豊熟人民熾
盛鷄狗鳴嘍共相聞聲佛告比丘汝
等當知尒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
適娶尒時有王名曰蠰佉七寶導從
以法治化無有向曲有自然羽寶之
車高千肘廣十六肘竪立修治衆寶
瓔珞在大衆中分檀布施無悋悔心
遣立功德為衆導首與諸沙門婆羅
門諸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
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悋惜尒時衆
生壽八万四千歲有如来出世名曰
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
尊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十
号具足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
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與

諸大衆廣説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
妙具足清淨脩於梵行如我今日與
諸大衆廣説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
妙具足清淨脩於梵行廣説如弥勒
下生如佛所説有經名曰六更樂道
若有衆生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
善色不見悪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
敬不見非可敬見可念不見非可念
見美色不見非美色諸有衆生耳聞
聲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
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尒時世尊遊
毗舍離弥猴池水大講堂上尒時衆
多毗舍離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
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礼覲
其中童子或有乗載青馬青盖被服
皆青或有乗載青黄赤白被服皆白
搥鍾鳴鼓作倡伎樂前後導從至世
尊所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
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
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法服乗載
擧華與彼諸天亦無差别所以然者
諸天被服與此無異尒時坐上數百
千衆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

甫

真誠措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
著此法服永已不離使當来世有佛
興出聞甚深法永離苦惱入泥洹界
如来以知衆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
苦惱便與大衆而說此偈

所行非常　為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尒時衆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
千衆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
道果

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
行神足無导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
有人民以饍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
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
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
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世美石
蜜一人先至如来所奉上世尊如来
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
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
来所貢上石蜜如来復說此偈謂興
衰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
至如来所貢上石蜜如来受已復說
此偈夫生輙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

出曜經卷第一　第三張　宮

甫

次第四人至如来所責上石蜜如来
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為樂梵志聞已
以手掩耳各捨之去如来觀彼心意
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四
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瞿
曇沙門意不决了瞿曇沙門有何言
教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
不聞法乎對曰我從如来聞一句義
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
不承受次問第二人至如来所得何
言教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来所責
上石蜜如来與我而說此偈謂興衰
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
問第三人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
人復自陳說至如来所責上石蜜如
来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輙死吾聞此
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四人
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對曰至
如来所責上石蜜如来與我而說此
偈此滅為樂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
解得阿那含道尒時四人自知各得
道證還自懇責至如来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唯願

如来聽在道次得為沙門世尊告曰
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尒時四人頭鬚
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
得羅漢道佛臨欲般涅洹時告大迦
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
敎事佛語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
契經戒律阿毗曇及寶雜藏然後當
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盡耶旬
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五百羅漢皆
得此解脫揵疾利根衆德備具普集
一處便與阿難敷師子高座勸請阿
難使昇高座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
来最初何處說法時阿難便說聞如
是一時說此語已時五百羅漢皆從
縄床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
来說法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普皆
舉聲相對悲泣時大迦葉即告阿難
曰從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稱聞如是
勿言見也佛在波羅捺仙人鹿野苑
中尒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
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是時
衆人已集契經是時尊者迦葉復問
阿難如来最初何處說戒律時阿難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五張　宮

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
羅閱城迦蘭陁竹園時迦蘭陁子名
曰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界初
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是時迦
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毗
曇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
毗舍離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尒時
世尊見拔者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
諸無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
亦復不生入地獄中廣說如阿毗曇
初夜集阿毗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
說此偈睡眠覺寤何以故說睡眠覺
寤如世尊等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
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沒命無
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寤便
能修德造立善本躭著睡眠便失此
法故謂愚惑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
所言若有衆生覺寤之中所念衆事
於睡眠中澹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
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
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
宜歡喜思言歡者內心踊躍喜怡歡
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

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乱想意定
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
撰記出曜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
世尊皆共讚歎出曜法義如来世尊
亦名㝡勝云何為㝡勝勝諸結使不
善之法勝婬怒癡勝一切生死結縛
勝外道異學尼乹子等九十六種術
於中特出故曰㝡勝演說暢達無有
留滯布現演吐為諸天人義味成就
是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
暢達無有留滯如世尊說一切通達
仙人慈衆一身無餘如世尊所說者
暢達演說言無留滯故曰世尊說也
一切通達者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
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
上道如来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
佛為諸度㝡勝㝡上於諸法相悉能
分別故曰一切通達也仙人慈衆者
一切充滿生死怖望如父母之想擁
護心慈衆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
修神足道亦名仙人衆德具足亦名
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說
仙人慈衆也一身無餘者所謂身者

後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
無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說阿難當
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
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
受此身此是善邊故曰一身無餘也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為二部所見
万物皆有一部自稱万物皆無諸言
有者如来分別除去猶豫斷其悕望
便與演說所行非常諸言有者自有
讚誦
以利輪劒　救害衆生　恒知惠施
無有善惡　巨來不變　身體中間
利劒来往　不傷其命　地大恒在
風界無著　火受苦樂　命根亦尒
正使利劒　通達来往　亦不見有
善惡之報　設害父母　無善惡報
況當餘者　而有其果
猶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飛逝
傷害衆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来
世尊欲去彼邪見衆生故曰所行非
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為磨滅法命

甫

如朝露暫有便滅故曰所行非常一
部自稱万物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
義如来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
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
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復
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
義是故世尊重與說義夫生輙死輪
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入慧眼觀
察乃能分别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
可稱計此五盛陰身衆行所遍流轉
生死無有懈息故曰夫生輙死此滅
為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者意常
息安寧寂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
義無欲樂無為樂無漏樂盡樂滅樂
故曰此滅為樂

何憘何笑　念常熾然　滐藪幽冥
而不求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食後
日晡有衆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
子欲聽如来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
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
吟来至佛所稽首作礼叉手白佛言
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

有簡今乃得来覲覲聖顔願為弟子
得滅衆苦佛即聽受悉為沙門勑七
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覲見世尊
尋得為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
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
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
放逸不念無常尒時世尊起至房中
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無為
之道何為大笑一切衆生自憑五事
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
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
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
恃怙何等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錠

何喜何笑者
尒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来在
道境亦復不在須陁洹斯陁含阿那
舍阿羅漢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
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脫
結縛紬繎共居成五盛陰去何於中
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
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
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勑之言念

常燃然者云何為燃然以無常火而
為燃然亦以苦火而為燃然愁憂苦
惱而為燃然又以何等而見燃然愛
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恚疑所見燃
然故曰念常燃然深蔽幽冥者猶人
夜行不覩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
如此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
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
大冥覆蔽衆生不別善惡趣要之本
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復
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故曰深蔽
幽冥而不求錠者云何為錠所謂智
慧之錠以智慧錠為照何等答曰知
結所興以道滅之分別善趣惡趣出
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
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
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冥
道故曰而不求錠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鴿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
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
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

道人汝何乜上在吾田中縱横往来
乃成人跡道人對曰吾有關訟来求
證人時彼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
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尸骸
狼藉膖脹臭爛鳥狩食噉散落異處
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久鵄蛆蟲
師嗽臭穢難近烏鵲狐狗老鵰雞雋
噉死人屍此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
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
可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
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獸
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
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万端
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
欲識心之原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
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
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
是之故日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
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
今當毀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
數以手揮淚哽咽歎言然彼田主於
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
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尒時比丘及

彼因主即往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陁
洹道
尒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
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
學之徒使將来世現其大明正法久
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
諸有形器者
或有手脚髀肘腰髖髆膝踝足踵
髑髏支節各在異處是故說曰諸有
形器散在諸方者猶木無識本所愛
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
薰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骨色如
鴿者本所衆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
觀無猒足如今億百千衆所見薄賤
覩皆怖懅身毛為竪是故說曰骨色
如鴿斯謂何樂者世言有樂則是凡
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
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翫習甘樂不
捨藏匿懷抱
若如初夜　識降母胎　日涉遷變
逝而不還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有為
之相興衰變易問曰故當万物恒有

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體遍滿世界答曰以其衆生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不久存設當衆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若當衆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尒時形骸久存於世問曰若當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答曰所謂頭髮晧然白者非衰老義此義云何乎答曰係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髮生焉是故說曰若如初夜識降母胎者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攄在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不可稱計唯有天眼乃得見耳時識過去及還来者亦非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来亦無跡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東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唯有天眼見胎識還見胎識去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分衛遥見門外有衆男子作倡伎樂
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訖欲
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衆人舁
舉啼哭相向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
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
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
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時尊
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舍收攝衣
服淨洗手足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立尒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
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見有男子作倡伎樂五
欲自娛便入城乞還出在外見此男
子忽已命終衆人舁舉啼哭相向時
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
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
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
對取無常耶我今所見甚為奇特未

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阿難有何奇
特我曾所覩乃為奇特出過汝今所
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
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
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見此男
子作倡伎樂如本不誤我見奇特出
汝者上尒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常
儀有何奇特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
難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尒時世
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此丘明
鑒此法為將來衆生現大光明亦使
正法久存於世尒時世尊便說出曜
之偈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前所覩者夜則不見者晨朝所見衆
生之類數千百衆暮則不見諸有衆
生思惟挍計善根具足意不錯亂則
自覺知命如豚石門現已滅誰當與
意貪著此乎唯有無聞凡夫愚人乃
興此心生貪著意昨所瞻者今夕則

無如昨所見追止行來設彼有念思
惟善本殖衆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改
悔内自興發不可樂想是故説曰晨
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睹者今多則
無也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如有愚人
無所闇知自怙強壯氣力熾盛苟得
自縱隨其所如不顧後慮自稱端正
顔貌殊特餘者卑賤非我等友色力
財富出衆人表既自盛壯獨步無侶
所願者得無能排逆所欲自恣不避
豪強亦復不思無常對至不覩生死
苦惱之患是故説曰我今少壯無所
恃怙少壯亦死男女無數正使無數
衆生之類男女大小愛乖分者氣力
殊特財富無數所欲自恣年皆盛壯
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
無常所見蹈藉然彼終者先在世時
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
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息是故
説曰少者亦死男女無數
在胎自敗初出亦殤既生子壞孩抱
而喪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
如果待熟六十千生六十百生於生

甫

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
則害導師商人父母須陁洹斯陁含
阿那含阿羅漢興心起意害此輩人
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
哭等活黑繩等會地獄畢此罪已生
六畜中經歷劫數往来周旋乃復人
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
故說曰在胎自敗也初出胎亦壞者
或有衆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或有
衆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
中夭命者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
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既生子壞
者或有衆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
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廁功業未就為
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
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
生離胎於中遊殤是故說曰既生子
壞也孩抱而喪者或有衆生於塔寺
中施功立德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
廁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為人所害
斯由前身興心殤害彼造福人身壞
命終入地獄中於中畢罪生畜生中
雖得為人未別白黑便於孩抱夭其

莆

命也

諸老少壯　及中間人　漸漸以次

如菓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　巳生在外死　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猶樹生狂花　結實時希有

志散心欲捨　伺命召不忍

猶彼菓樹隨時繁茂狂花生長遇風凋落結實者尠或巳結實遇雹墮落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巳花而凋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者少少耳此衆生類亦復如是若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悲歸斷道無免此患若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是故說曰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如菓待熟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巳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衆篤眞從諸後園遊觀衆菓樹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菓熟乃食終不敢生時王有教勑守園者若有菓熟墮落地者不應獻上有犯

此制當懸其首時守園人內自思惟
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
慈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
不免其困然今此園樹菓衆多在樹
旣少墮落者衆設責我菓更無於出
且自逃走求出家學即踰牆出至世
尊所五體投地願為沙門佛即然可
得在道次靜寂無為不興巧便坐禪
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毗曇謂為行
道齋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
行諷誦十二難得懃勞之要自憑三
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刑
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尒時世
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衆厄難欲
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
原將入解脫無退轉道尒時在衆便
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尒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怨責懷慚
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
即於彼處成阿羅漢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莆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
形狀亦無疑難時拘薩羅國波斯匿
王勑諸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
不成辦時波斯匿王内懐恚怒勑語
傍臣至瓦師家毀壊其器時彼瓦師
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
於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
器復遣臣佐至彼國界悉使壊破所
造瓦器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
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
聞彼造器復遣臣佐使壊其器時彼
瓦師財産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
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
便復逃走入深山中往至世尊所求
為道人時佛默然聽在道次然彼人
内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
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静處不思道德
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分
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
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懃採習謂
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

出曜經卷第一　第十一張

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
不勤求果如来世尊以三達智觀察
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
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懼亶身之惱唯
有五盛陰為瓦之形此為大畏無免
其患瓦器雖壞不懼當墮地獄餓鬼
畜生之道五盛陰為形瓦器先不造
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
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尒時世
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
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来衆生
觀其大明正法久存尒時在衆便說
此偈

猶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
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為坏
之器及刹利婆羅門栴陁羅種受形
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匱端正醜陋
豪族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
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塚間
時彼比丘聞如来所說教訓之道知
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

蕭

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張綜　以梓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罽兼有一息意常
情嬾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
此功適訖後更無作父告其子此功
雖訖更有餘務如是語公往来數十
見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時父
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
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亦復
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
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毗曇亦復不
坐禪誦經佐助衆事唯心存在念彼
亡子尒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
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
使諸比丘永離嬾疑使將来衆生觀
其大明正法久存在於衆中便說出
曜之偈
猶如張綜　以梓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一切万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皆當
捐棄在於曠野塚間時彼比丘聞如
来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

福之原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
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拘
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諸有盜
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
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爲沙
門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爲永離困厄
之難不復懼彼爲王所害在閑靜處
不思道德亦不習與經戒律阿毗曇
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
習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
懃採習諷爲行道齋是而已不增翹
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懃求證
然未得果不懃求果如來世尊以三
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
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殺之難故有
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
爲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
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
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
衆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

便說此偈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地
人命亦然
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挍計內自
懇責解知万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
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非適
今也即於佛前悔責自改成阿羅漢道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昔有衆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瞎水
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或有父母
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其中
得解脫者万中有一於深水得解脫
者往至佛所求為沙門佛便然可聽
在道未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
難不復懼彼為水所溺在閑靜處不
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毗曇亦
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
坐禪誦經佐助衆事永離三事不懃
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
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懃求證然
未得果不懃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
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數網意使
出曜經卷第一　第二十五張　宮

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冦之難故有餘
愍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
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
生之道尒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
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嬈疑使將來衆
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衆前便
說此偈

出曜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東蕭